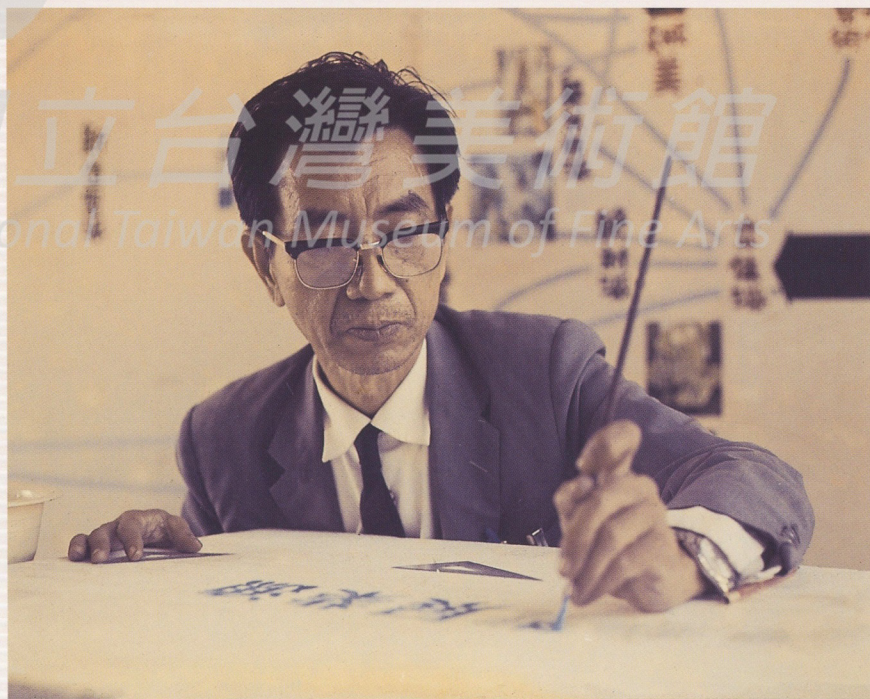


I ● 時代糾葛，殊異人生

莊索出生於日治時代，
抗日的愛國心
就和他的藝術理想一樣，終身不移。
儘管時代動盪、現實拘囿，
三十幾年的創作空白，
非但未使藝術火苗在他心中熄滅，
反而讓他得以深切體會生活的無常起伏，
在天命之年後，激起一片璀璨的藝術火花。
這段因堅持而造就的藝術生命，
從他藝術才華早露的童年，即見端倪。



【右圖】
莊索工作中留影
【右頁圖】
莊索 老虎（局部）
年代未詳
彩墨、紙
126×70cm



命運捉弄的藝術家

在台灣美術史上，論畫家的境遇、思想、人格，找不到像莊索這樣的第二個例子。

出生於日治時代台灣的他，藝術生涯橫跨海峽兩岸；雖然日治時代台灣畫家前往大陸求學、發展者大有人在，戰後來台灣的大陸畫家更比比有之；但莊索在台灣小學畢業後，即前往大陸完成美術專業教育，他雖然熟悉日本美術的動態，卻沒有參與台灣在日治時代的任何美術活動，而且抗日思想濃厚；光復後返台，本來可以發揮所長，又因為莊索堅持思想理念及為現實環境所拘，乃至自我埋沒，讓自己的藝術生命留下三十幾年的空白。當一切彷彿絕望之時，卻又燃起火花，奮筆十年以上；又當創作力正旺盛，可以大展身手之際，莊索卻再度因命運捉弄，禁不起中風病魔打擊，終至消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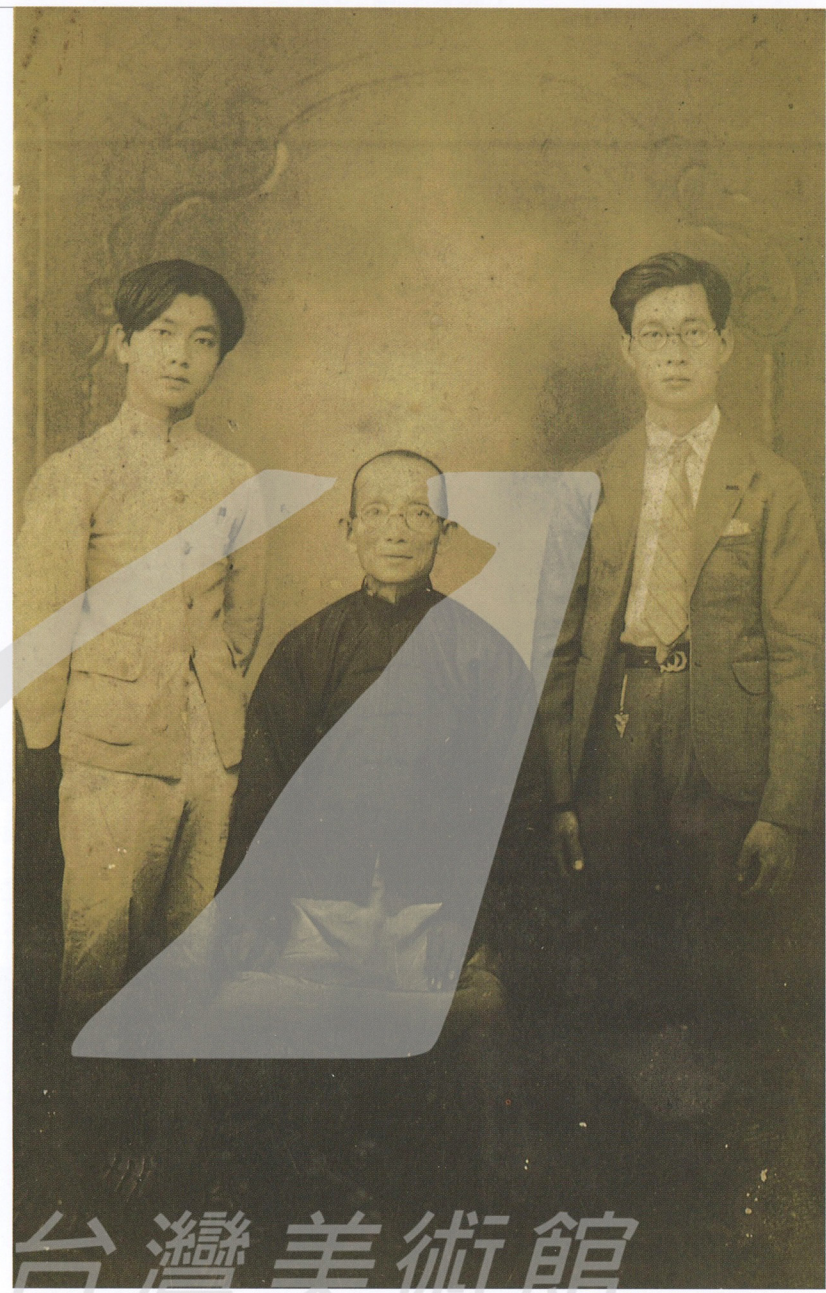
莊伯和拜訪父親早年住的泉州祖厝



莊索年輕時就選擇好自己的政治思想，加入國民革命新編第四軍（新四軍），在新四軍直屬的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任教，投身對日抗戰第一線；晚年留下的作品，不逐時流，充分反映他的愛國思想、人道關懷，可以說莊索的人生觀、政治觀、藝術觀終身未曾改變。也可以說，處身於台灣的現實環境裡，莊索的切身經驗及困於時代歷史的糾葛，實為其他台灣畫家所沒有。

尤其莊索的境遇，在海峽兩岸隔絕的日子，實在讓外人難以想像，即使他自己的親人也不容易了解他的過去。長子莊伯和最初了解父親在廈門美專之外的大陸畫歷，竟然是看到日本人鶴田

武良在1975年303號《美術研究》書內一篇文章〈近百年來中國畫人資料三〉的記載：「莊五洲 / 一月社（三六）」，所謂「三六」，指民國三十六年的《三十六年美術年鑑》，原來這本書還是莊伯和經金石篆刻家王北岳介紹，陪鶴田武良向台北的一位張先生借得的。鶴田武良資料也註明：「〈一月社〉 / 一月漫畫社 / 晉江（1940-1943）」。此外，則是莊伯和自父親莊索中風後兩年的1988年，開始多次前往大陸旅行，尋訪舊跡故人，彷彿與時間賽跑，費了很大工夫，雖然找到一些重要資料，但最後仍無法串聯出莊索一生完整的歷史。



莊索（左）與父、兄合影於泉州。

藝才早露的童年

莊索，原名五洲，於1914年農曆7月8日出生於高雄市旗津的下頭。1917年四歲時，母親池秋霞產後數天染疾過世，父親莊澄清是一位儒者，在私塾授課，所以日治時代戶籍謄本上的職業欄，登記為「書房教師」。據說年輕時有志參加科舉，希望能光耀門楣，惜考秀才時適逢丁憂，不久科舉卻廢除了。

根據日治時代的戶籍謄本，得知莊索的祖父為莊春信，祖母車捷，居苓仔寮（苓雅區），再往上追溯竟查詢不到，因為保存於福建泉州祖厝的家譜，早已毀於文化大革命之時。

失去慈母的莊索，深受父親文化氣息的濡染，從小即已打下很好的漢文基礎；同時也很早就展露繪畫方面的才能，就讀國民小學（1922年九歲時始入「高雄第一公學校」，今之「旗津國小」）時，已為家鄉旗

津中洲的小廟畫過壁畫，如今這座廟宇早已片瓦無存。後來莊索返回祖籍泉州城外霞露鄉（今泉州市豐澤區），也曾為當地的王公宮畫過龍虎雙壁。至今老鄉親們仍津津樂道此事，甚至還記得當時龍壁上的對聯是：「霞映雲層從歸晚洞，露沾雨潤直上天衢。」

而虎壁上的對聯則是：「下山嘯聲萬人色變，路爪跳躍百獸驚駭。」



【左右真圖】
泉州莊索祖厝祠堂



年少時在家鄉繪作廟宇壁畫

這所廟宇壁畫已在文革時期遭到摧毀。在此之前，泉州當局為了蒐集莊索的資料，還特別派人拍照留影，但照片同樣難逃劫數。約1990年代前期，王公宮改建，莊伯和還特地委請已故民族藝術薪傳獎得主李漢卿重繪新稿，並製成彩色瓷磚。

替廟宇作壁畫只是莊索年少時的一件小插曲，他抱著為家鄉服務的心情而做，並未打算走民間畫師這條路。其後的表現更是一位反封建、反迷信的青年，莊索追求自己的新時代藝術理想，從此未再留意民俗藝術的問題。直至晚年竟重新體認民俗藝術的美感，他說：「奇怪，從前在泉州見老婦拜拜用的竹編漆繪謝籃，甚感庸俗，如今看來卻覺得充滿美感。」後來莊索總囑咐其孩子在旅遊時選購一些民俗工藝品帶回來給他玩賞。晚年，他的畫無論是畫抗戰或台灣農漁村題材，竟也散發濃厚的鄉土民俗風味。

後來，莊索繪作壁畫的經驗，仍見諸於抗戰期間，他在鄉間畫過不少宣傳抗日救亡的壁畫大作。